

編輯部的故事

——幽默电视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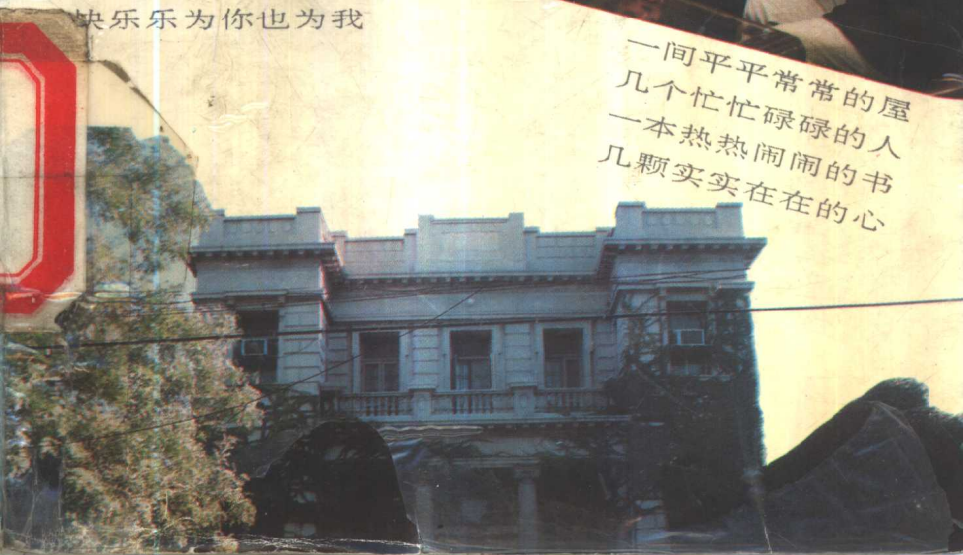
王朔 冯小刚 等著

●人间喜剧集

有意人间指南
无奈人各东西
有意替人分忧
无奈心事难移

大千世界无奇不有
东西南北万象难收
诚诚恳恳替人分忧
快快乐乐为你也为我

一间平平常常的屋
几个忙忙碌碌的人
一本热热闹闹的书
几颗实实在在的心



編輯部的故事

——國際電影故事

主編 王中軍 副主編

華人國際電影

國際電影

國際電影

國際電影

國際電影



王朔 冯小刚 等著

编辑部的故事

——幽默电视故事

● 人间喜剧集

沈阳出版社

編輯部的故事

——幽默电视故事

王朔 冯小刚 等著

● 人间喜剧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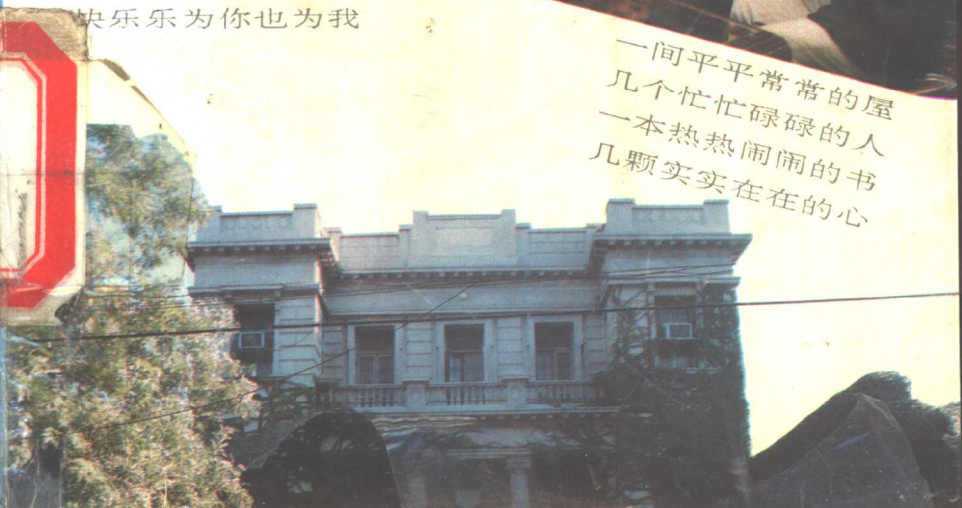
有意人间指南
无奈人各东西
有意替人分忧
无奈心事难移



大千世界无奇不有
东西南北万象难收
诚诚恳恳替人分忧
快快乐乐为你也为我



一间平平常常的屋
几个忙忙碌碌的人
一本热热闹闹的书
几颗实实在在的心



人间喜剧集：

一见钟情

寻子记

修改后发表(上、下)

谁主沉浮(上、下)

胖子的烦恼

谁是谁非(上、下)

歌星双双(上、下)

人工智能人

热门话题集：

我不是坏女孩(上、下)

飞来的星星

娶个什么好(上、下)

萝卜，十万火急

法律面前(上、下)

小保姆

吃不消(上、下)

冰箱事件

目 录

谁主沉浮(上)	冯小刚 (1)
谁主沉浮(下)	冯小刚 (24)
一见钟情	冯小刚 王 朔 (55)
寻子记	冯小刚 (84)
修改后发表	葛小钢 (111)
胖子的苦恼	苏 雷 (141)
谁是谁非(上)	王 朔 (168)
谁是谁非(下)	王 朔 (200)
歌星双双(上)	冯小刚 (232)
歌星双双(下)	冯小刚 (262)
人工智能人	王 朔 (294)

谁主沉浮(上)

这里是《人间指南》编辑部。

一间不大的屋子里让书柜、办公桌、书架挤得满满的；靠墙的水池里和墙面上，满是放大的黑白照片，晚上这间屋子就兼做暗房。

隔壁是主编老陈的办公室，虽说宽敞些，也常常是让来访者扰得无法工作，简直成了一间会客室。

近来，刊物因内容乏味面临停刊，老陈深感力不从心，欲引咎辞职。没料到众编辑却毫不气馁，纷纷亮出自己认为可以一言兴邦的良策。编辑部的气氛开始变得骚动不安。

一上班，编辑部里已是一片忙乱。老编辑刘书友忧心忡忡，此刻，他正抓着电话，满脸堆笑地说着：“您看能不能再把征订的时间往后延一延……明白明白，希望不大……知道知道，这不是办法……一定一定，可您也……”电话里传来忙音，刘书友尴尬地咧了咧嘴，无精打采地挂上听筒。

“怎么着，老刘，是不是咱们订户都弃暗投明了？”拿着名片夹蹿向电话的余德利看见牛大姐抢先一步抓起电话，只好

走回到自己的桌边。他是全室电话最多的人，腰间的 BB 机，总是响个不停。

刘书友心灰意冷地：“邮局的人说，在征订的刊物里，咱们的读者跑得最多，劝咱们停刊算了。”

“李东宝一边往版式纸上贴照片，一边问余德利：“你说，现在什么样的杂志卖得最快！”

余德利：“国家说了不让卖的。”

李东宝：“我问的不是非法刊物。”

余德利：“俗的！”

李东宝：“你是说通俗易懂，娱乐性强的？”

余德利：“难说。有好日子过腻味了，专爱看苦事的；有个不走运，就爱看名人栽跟头的；有有贼心，没贼胆儿，喜欢瞧法制文学的；有想当才子佳人，急着照章修行的；有挣了活钱儿，想改天换地美化生活的。怎么跟你说呢？林子大了，爱吃什么食儿的鸟都有。”

李东宝：“那按说，还是综合性的刊物命中率比较高，读者面宽。”

余德利从李东宝的桌上拾起一本摄影画册，边看边说道：“也不全是，有内容单一，可读者面特宽的，就拿这本《世界人体摄影》来说吧，除了头一页印了几行告诉读者人体是艺术之类的引言之外，通篇金发碧眼，肉色翻飞，十五块钱一本，明白人儿和糊涂人儿都见着就不撒手，从来没疲软过。”

“可悲呀，可悲！”刘书友接过余德利递给他的人体画册，手摸着封面的进口铜板纸。“这么多上好的纸张全印这些小妖精了，知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，世风日下，人欲横流啊！”

余德利：“咱也别怨天尤人，干脆按邮局说的停刊！你跟主

编商量商量，咱把编辑部改广告公司得了。”

“做梦！”一直沉默不语的牛大姐开了口，她一向办事认真，凡事爱讲原则：“余德利，你要想赚钱，就辞职到马路上摆摊去，编辑部是党给的阵地，事情不会坏到那步天地，公费订阅，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印数保证的。”

“牛大姐，要论断奶的时间，我比您短，可要说扎娘怀里喝奶水的功夫您可比我娴熟多喽，”余德利油腔滑调地争辩着，一面迅速地抓起电话。

老陈在里屋听着大家的闲言碎语，深感不安。他离开书桌，在屋里来回踱着步。突然他觉得不适，坐回桌前，拿出两个小药瓶，从中取出几粒药服入口中。

桌上放着一叠稿纸，上面只写了四个字：“工作汇报”。

外屋，身兼摄影的李东宝在往版式纸上贴照片，他抬头问室里唯一的年轻女性戈玲：“哎，你帮我看看，放这位置怎么样？”

戈玲凑过来看了一眼：“不好看。”

李东宝把照片挪了一个位置：“放这儿呢？”

戈玲：“也不合适。”

李东宝又换了一个位置：“要不搁这儿？”

戈玲：“那还不如不搁呢。”

李东宝不悦地：“那你说搁哪儿合适，合着我白拍了？”

余德利放下电话走过来：“随便搁一地方得了。反正也没人儿看。”说完拿起一张报纸浏览。

李东宝泄气地：“也是。明知道没人儿看，咱还在这儿瞎忙活什么呢？”

戈玲：“老陈不是说了，工作还是要干好，就算明天停刊

了，咱也得站好最后一班岗么。”

牛大姐停住手中的笔，斩钉截铁地：“说什么也不可能停刊。”

李东宝起身凑到戈玲桌前，小声地问：“你觉得咱们这么下去有意思么？”

戈玲：“你的意思是——”

李东宝神秘地看了看四周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俗话说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咱干嘛非在《人间指南》这棵树上吊死，咱又没卖给谁。”

戈玲：“你是想……离开这儿？”

李东宝又看了一眼旁边的人，急切地：“你别嚷呵，我这是跟你先合计合计，摸摸你的心思。”

戈玲担忧地：“你说老陈会同意么？”

李东宝：“咱先找好了落脚的地方……”他发现牛大姐一直在支着耳朵听他们的谈话，拽了一下戈玲：“你来，来呀！”说着走向门口。

戈玲犹豫了一下，在李东宝坚定的手式下还是起身离桌跟在李东宝身后走出办公室。

牛大姐撇了一下嘴冲坐在对面的刘书友说：“听见了吗？知道他们俩人又捏咕什么吗？”

坐在椅子上出神的刘书友听到牛大姐问他，不解地摇了摇头：“不知道啊。”

牛大姐：“那你想什么呢？”

刘书友：“没——没想什么呀。”

余德利把报纸翻得哗哗响：“牛大姐，您干嘛呀跟宪兵似的，我听见他们说啥了，现在这样儿，谁要走谁就走用不着

拴在一块儿在这儿熬着。”

牛大姐撂下笔：“小余，你是不是也想调走？”

余德利把手里的报纸往桌上一丢：“我拉家带口的，比不了东宝、戈玲他们，不过说心里话，在这么个半死不拉活儿的刊物呆着，也够烦的，——没劲！”

牛大姐把目光转向刘书友：“你呢，老刘。你也想走吗？”

刘书友闪开牛大姐的视线，神情黯然地整理着桌上的稿件：“我这么大岁数了，谁会要咱啊，对付两年退休得啦。”

牛大姐大义凛然地说：“都走吧，没关系，就剩我一个人儿了，我也照样儿能把刊物办下去。”说完拿起笔继续改稿。

编辑室外的走廊上，李东宝和戈玲倚在二楼天井的护栏处交谈着。

李东宝动情地：“我要不是冲着咱编辑部有你这么个志同道合的伴儿，我早调走了，还用等到现在？”

戈玲不知是真不明白李东宝的意思，还是假装不知道：“我也早就动了调走的心，原因很多啦，除了咱的刊物办得死气沉沉之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，在编辑部里找不着一个志同道合，情趣相投的同事。”

李东宝有些尴尬：“我呢，我不算你烦的人里吧？”

戈玲露出一丝笑意望着李东宝：“你要走了，我不愿意给你添堵。”

李东宝做大义凛然状：“实话实说。”

戈玲一副毫不掩饰的样子：“最烦的就是你。”说得李东宝张口结舌。正在这时，余德利站在办公室的门口喊：“戈玲！接电话。”

戈玲应道：“来啦，别挂！”撇下李东宝奔向办公室。

一个提着暖壶走上楼梯的中年人看见李东宝颓丧地站在楼梯口，笑着问：“一人儿在这儿犯什么愣呢？”

李宝东醒过神儿来：“哎哟，老吴，我正想找你呢！”

老吴：“什么事儿啊？”

李东宝：“你们《大众生活》要人么？走走走，到你办公室我好好跟你聊聊，我跟你说，我们那儿惨透了……”说话间与老吴一起走进一间离楼梯口不远的《大众生活》编辑部。

黄昏，正值下班高峰，街上车来人往，拥挤不堪。

一辆公共汽车驶入车站，等在站牌处的人群蜂拥堵住车门，老陈吃力地从人缝里挤出车门，定了定神儿，沿着人头攒动的街道向前走去。

老陈走到一座用铁皮搭设在林荫中的报刊亭前，凑在一些翻看着杂志的读者间浏览架上码放的书刊。他抬头问书贩：“有《人间指南》么？”

书贩喜出望外地：“这期的没有，头两期的您要么？”

老陈略显惊讶地：“刚出来就卖完了？！看来挺抢手的？”

书贩咧嘴一乐：“哪儿啊，我根本就没进，砸手里好几期了。”说着从柜里掏出一摞：“看见没有，降价都没人儿买，您要喜欢，我都给您，您看着给俩钱就得。”

“多少钱，您给我吧！我要。”人群中突然挤出一个领着孩子的老太太嚷道。

老陈和书贩都听了一愣。随即，书贩手脚利索地点了点杂志的数量：“一共九本，您给多少钱呢？”

老太太：“一本两毛行不？”

书贩毫不犹豫地：“成！给您了。”说着将杂志递给老太太。

老太太接过杂志拍了一下翻看小人书的孩子：“虎子，走吧！”拉着孩子离开书亭。

老陈也随之离开报刊亭，紧走几步追上老太太问道：“老姐姐，您等等。”

老太太驻足，回头打量了一下老陈，热情地：“你要打听哪儿吧，这一带我全门儿清。”

老陈笑着：“不不，我是……噢，我想打听一下，您是常买《人间指南》么？”

老太太不解地：“啊，这书不能买吗？也是不健康的？”

老陈忙解释：“不，不是。属于提倡的。我是想知道您为什么在这么多杂志中单选中了《人间指南》？”

老太太松了口气：“噢，是这么回子事儿啊，我还以为是我打眼了呢，我也参加了这一带的联防，没听说过取缔《人间指南》这本书呀？”

老陈耐心地：“您说说，怎么就这么喜欢《人间指南》这本杂志。”

老太太歉意地：“哎，什么喜欢不喜欢的。我不识字！”

老陈诧异：“那您……”

老太太：“便宜，给我们虎子包书皮儿呗！”

老陈只觉得脑袋“嗡”地一下，木然地停下了脚步……

次日，李东宝起得比以往都早，他顾不上吃早点，骑上自行车，在上班的人流里穿梭而行。

他来到“北京市人才交流中心”的小楼前，存放好自行车，拾阶而走上楼门。

电梯前已站着不少人，电梯门一开，李东宝快速地挤了进

去，没有看见从另一扇电梯门里走出的戈玲。

“人才”办公室内，一位中年人坐在办公桌前纳闷地问李东宝：“怎么？您也是《人间指南》的？”

李东宝连连点头：“对对，《人间指南》的，编辑，多年来拳打脚踢，摄影、编辑、采访眉毛胡子一把抓。唉，听您刚才的话，好像我们那儿还有谁来过？”

中年人笑道：“刚走的一位就是你们那儿的，女同志，三十岁上下。也是称自己能写会画，编采合一，看来你们那儿人才不少哇！”

“是是，我们那儿人才济济。”李东宝追问：“她来这儿也是为这事儿吗？”

“上我们这儿来的都为这事儿。说说你吧，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单位？”中年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，两手指提着钢笔不停地敲打桌面。

李东宝用手比划着：“跟她一单位就成，地方不挑。您明白吧？”

中年人似懂非懂，不解地：“噢——不明白。”

小楼外的停车处，戈玲推着车走出来，她正暗自庆幸自己的举动无人发现，却突然看见余德利提着包朝小楼走来，想躲已经来不及了。

余德利朝戈玲招着手：“戈玲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”

戈玲忙为自己开脱：“噢，我上这儿来搞个采访。”

余德利冷笑了一声：“采访？甭跟我打马虎眼了，想把烂摊子甩给我们，你们俩拍屁股就走，不太合适吧？”

戈玲毫不相让：“那你来这儿干什么？”

余德利一本正经地：“我找个朋友，别人托我办点事儿。”

戈玲也学着余德利的样子冷笑了一声：“给你自己办吧？”

余德利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：“我可不像你们，要走我早走了，顶着天儿我是来这儿打个招呼，有备无患嘛。”

上午，办公室只有刘书友和牛大姐在工作。

老陈从总编室出来：“怎么？就你们俩，他人呢？”

牛大姐不满地：“一个个溜了，谁知道干什么去了。”

老陈叹了口气：“这人心是散了。”

牛大姐：“提醒你多少次了？年轻人不管不行，关键时刻看出老同志就是比他们觉悟高了吧？”

刘书友：“老陈，你身体不好。工作误不了，有我们呢？”

老陈绕着李东宝和戈玲的桌子转了转，感慨地：“是是，你们比他们稳重，以后你们的担子可不轻啊！我是无力回天了。”说完回身走进总编室。

与此同时，李东宝正坐在“人才”办公室内填着履历表，登记表什么的。中年办事员正在打电话，谈话的内容引起了李东宝的注意：“关照谁……这得看用人单位的态度，我这儿开后门儿也不管用……让他自己来一趟吧……什么。”看看表：“行行，我记一下，他叫什么名字？”拿笔抻纸：“噢，余德利。”

李东宝一愣，伸着脖子看中年人在纸上记的名字。

中年人对电话：“好好，他呆会儿来了再说吧。”放下电话，冲李东宝笑笑：“又是你们《人间指南》的，我说你们那儿怎么成群结队的来呀，搬家呢？”

“我们那儿做鸟兽散了，来找出路都是能人儿。”

中年人掩饰着嘲讽：“不见得吧。要真是挺机灵的，你们的

刊物也不至于办得这么差。”

李东宝不大高兴地：“您怎么知道我们的刊物差，您期期都看了？”

“我们这儿单位给办公室订了不少杂志，好的都让同事拿回家了，剩在办公室里的全是没人儿看的，”中年办事员一指旁边的书架：“瞧见没有？那一摞都是《人间指南》。”

李东宝斜视一下书架上堆着的《人间指南》，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。

中年人看了看李东宝的登记表叹了口气：“还都想找好单位，说实话，人家一听说你们是《人间指南》的还指不定爱不爱要呢？”

“您这儿是人才交流中心吧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李东宝尖刻地：“我怎么觉着您这儿像收购旧家具的信托行呀？”

中年人宽容地微笑着：“不要说气话嘛，我劝你们还是多在自己身上找找问题，为什么不如人家。《人间指南》，多好的刊名，完全可以拥有广大的读者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嘛，就看有没有责任心，除非你们想改行儿，否则我们这儿很难再给你们安排到像《人间指南》这种适合你们施展才能的单位，好好想想，最好不当逃兵。”

李东宝耷拉着眼皮儿略想了一下，站起来：“您把我的登记表给我吧。”中年人把登记表递给李东宝：“呆会儿那位姓余的同志来了，我也要做做他的工作，我愿意成为你们最热心的读者。”

李东宝接过表格由衷地：“谢谢您，这趟我算没白来，”走

到门口时转回身子：“有件事儿托您了。”

中年人笑容可掬地：“你说你说。”

李东宝：“我们那位姓戈的女同志您得把她堵住，决不能让她流出去，不然的话……”

中年人忍不住乐了：“你干不好工作。”

李东宝感激地：“您真善解人意。”他开门欲离，却险些跟余德利撞了个满怀。

李东宝赶紧推着他往外走：“回去吧，回去吧，现眼。”

编辑室里，李东宝凑到戈玲桌边：“你真的没去？”

戈玲不吱声，埋头看一本“双向英语”。

李东宝：“我已经替你回了，死了这条心吧。”

戈玲一下合上书，气愤地：“你凭什么？调不调工作是我自己的事儿，用不着你给我做主！”

李东宝涎着脸：“谁让你说烦我呢？我没有宠辱不惊的气派，惹我生气，我就给你穿小鞋儿。”说着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。

戈玲看了一眼若无其事地端起茶杯的李东宝，憋了口气，语调柔和地：“东宝，你过来。”

李东宝有点诧异地望着戈玲：“干嘛？”

戈玲嘴角挂着笑意：“过来，我跟你说句话。”

李东宝略显心悦地瞧了瞧伏案阅稿的牛大姐和刘书友，走到戈玲身边俯下头去：“说吧。”

戈玲的脸上残存着刚才的笑容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声音很小的话：“我恨你！”

李东宝若无其事地点了点头：“你也恨他们吧？”说着用眼神示意牛大姐、刘书友坐的方向。